

“等我们长大  
我将找到你  
我会尽快追随你的歌声找到你

“然后我们厮守终生

是  
我们来发誓”

■ 21世纪外国文学大奖丛书 2006年度法国费米娜奖

# 断层线

*Lignes de faille*

[加拿大] 南茜·休斯顿 著

陈素美 译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人民出版社







Liberté • Égalité • Fraternité

RÉPUBLIQUE FRANÇAISE  
AMBASSADE DE FRANCE EN CHINE

«Ouvrage publié dans le cadre du Programme d'Aide à la Publication  
FU Lei du Ministère français des Affaires étrangères et de l'Ambassade  
de France en Chine»

由法国外交部和法国驻华使馆的“傅雷”图书资助出版计划资助出版



南茜·休斯顿有以细微笔触复活童年时代悄悄发生的悲剧的天才。她直击人心：童年的期待和梦幻在日常小事上撞碎，令人难为情地哭泣；未履行的诺言；爱和等待落空。没有评判，没有论证，人物一个接着一个上场，既是牺牲品，也是刽子手。

—— 法国《新闻》杂志

南茜·休斯顿把她在叙述上的创造力发展成特长，每一部小说都有新意。

—— 法国《费加罗报》


ISBN 978-7-5447-0575-2



9 787544 705752 >

凤凰出版传媒网: www.ppm.cn

定价: 20.00元



■ 21世纪外国文学大奖丛书

2006年度法国费米娜奖

# 断层线

〔加拿大〕南茜·休斯顿 著

陈燕英 译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译林出版社

Lignes de faille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断层线／(加)休斯顿(Huston, N.)著;陈蓁美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08. 10  
(21世纪外国文学大奖丛书)  
ISBN 978-7-5447-0575-2

I. 断… II. ①休… ②陈… III. 长篇小说-加拿大-现代  
IV. I71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8)第044292号

Lignes de Faille by Nancy Huston  
Copyright © 2006 by Nancy Huston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Nancy Huston c/o La Nouvelle Agence through  
Bardon-Chinese Media Agency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08 by Yilin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10-2007-140号

书 名	断层线
作 者	[加拿大]南茜·休斯顿
译 者	陈蓁美
责任编辑	张媛媛
原文出版	Actes sud, 2006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译林出版社(南京湖南路47号 210009)
电子信箱	yilin@yilin.com
网 址	http://www.yilin.com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印 刷	扬州鑫华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1230毫米 1/32
印 张	7.875
插 页	2
字 数	185千
版 次	2008年10月第1版 2008年10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7-0575-2
定 价	20.00元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 译序

陈慕美

南希·休斯顿说她写作《断层线》的动机源于阅读吉塔·塞伦尼的《德国创伤》(Gitta Sereny, *The German Trauma*), 以及那一段不为人知的历史伤痕“Lebensborn”(生命之源); 那是纳粹为了繁衍纯种日耳曼后代而建立的“种马场”, 而繁衍的手段除了有计划地进行交配之外, 还有在纳粹占领区窃取具有雅利安特征的孩童, 再予以洗脑、教化。

不过, 通往这个神秘过去的道路却绕了好几个弯。2004 年住在加利福尼亚州的索尔与 20 世纪 40 年代住在欧洲的外曾祖母乍看之下并没有什么关联。南希·休斯顿将全书分成四条脉络, 分别由同一家族的四位小主人翁为出发点描述所见所闻与所感, 让读者依序进入个性迥异、生活环境不同但却都是六七岁的索尔、杭达、莎获、克莉丝汀娜这四人主观的世界, 看他们如何在为一些乍看琐碎、互不相干的事欣喜或烦扰。四条脉

络,前后呼应,环环相扣,故事的结束也是开端,而读者成了唯一可以拼凑事实原貌的全知旁观者。

所以读者从轻松、琐碎或天真的只字词组,越来越能感受到背后隐含的严肃、悲痛与深沉,而历史的洪流也许只是克莉丝汀娜家族史的背景。休斯顿更关心的是杭达为了知道“生命之源”的希伯来语而痛失好朋友大哭一场,令克莉丝汀娜没齿难忘的创痛只是得不到一个洋娃娃。读者因为“全知”,面对这种“侧写”的手法时,愈能升起无法抑制的悲恸之情。被纳粹偷来的克莉丝汀娜在纳粹家庭过着快乐的生活,休斯顿没有描绘纳粹家庭的残忍,反而惊心动魄地描述克莉丝汀娜与养母分离的场面。克莉丝汀娜得知自己不是波兰人时,第一件事是躲在浴室里唱着和小白花有关的歌,这是全书极为令人动容的段落之一。这里,休斯顿超越了对“纳粹”、对“人类罪行”的指控,而指向更基本的“人类对立”与“文化认同”的荒谬。

对于喜爱历史、心理分析、对当代文学理论有兴趣的读者而言,《断层线》是一座质纯量丰的矿山。译者特别想提出的是,休斯顿在试图创造一种新的文学形式描述一个“不可说”的题材时,仍不忘提出大胆的历史对照,譬如当代美国与六十年前纳粹的呼应。对于小索尔与希特勒的相似性,南希·休斯顿指出:“我相信美国正往法西斯主义移动,就某些方面来看,美国与纳粹统治前的德国确有几分神似,让我害怕,不过我并非为了这一点而写《断层线》,我想借此书探索人性不可预测的一面:一个了不起的小孩可以变成庸才,一个有点古怪的小孩可以变成令人赞叹的大人。”

南希·休斯顿说她的老师罗兰·巴特一直很想写小说,但是往往为了决定人物的名字而停顿下来。而“名字”或“语辞”在《断层线》里是很



重要的角色，暗喻人物的性格。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索尔到德国慕尼黑旅行时，他觉得德语“就好像一道道大门在他面前关上，让他碰得一鼻子灰”。他发现菜单上列了许多 worst（最糟糕）的菜，不过却写成 wurst（德语“香肠”之意），他因而嗤之以鼻，并发愿将来有一天统治天下，第一个要实行的法律就是大家说英语。

不同于索尔对外语的排斥态度，索尔的父亲杭达因为学习希伯来语而发现“当每个东西有两种不同的名字后，世界变得不太一样”。学习希伯来语不仅让他心情愉快，更让他从中找到镇定的力量。后来他遇见美丽的阿拉伯女孩努姿哈，新语言混合初恋的滋味，对他更是充满魅力。语言的魅力恐怕与语言原本的意义无关了。杭达尽管口中跟着努姿哈复诵除咒语，心里却翻译成：“努姿哈，你有世上最美的眼睛，我疯狂地爱上了你。”当杭达被周遭局势扰得无所适从、头痛欲裂时，他“开始在卧房里旋转，作出飞机要坠毁的样子，并说：‘ROCH, ROCH, ROCH HA-CHANAH。’在这个游戏里，ROCH 指头，HA-CHANAH 是爆炸（其实 ROCH HA-CHANAH 为希伯来语‘一年的头’，也就是新年之意）”。

杭达的外婆爱哈小时候则有太多的“名字”。她原本在德国家庭快乐生活，以为自己名叫克莉丝汀娜，直到有一天她发现自己是养女，她的生活开始变调。后来她遇到来自波兰的尤安（原来的波兰名字为亚内克），两人一起探索自己的身世，尤安猜测她真正的名字可能是克莉丝蒂纳或克莉丝特卡。尤安告诉她，她和他一样是窃童，他们住在敌人家里，说他们的母语已经被连根拔起，叫她不能再唱德语歌。她跟着尤安学习波兰语，准备与波兰家人团聚。战争结束，一位美国人却告诉她，她其实是乌克兰人，她真正的名字是克拉丽莎。大惊失措的她，原以为自己会回乌克兰与家人团圆，最后却送往加拿大，被克莉斯瓦堤夫妇收养。

心神不宁的杭达借由语言发明战争游戏，而从一堆名字里仍然找不到自己是谁的爱哈似乎把“名字”的多样性看得更轻松、自由。当她问女

儿莎荻“什么是 Hamburger”时,莎荻时而回答“汉堡”,时而回答“住在汉堡的先生”。有一次杭达和爱哈的女友梅赛德斯玩文字图像游戏,爱哈说:“只有跟梅赛德斯说同一种语言,她的魔法才行得通。如果她说的不是死乌鸦而是 Cuervo muerto(西班牙语死乌鸦之意),杭达什么也看不见。这也是为什么我喜欢纯音演唱:大家都听得懂,我的歌曲完全透明……”爱哈想借由舍弃歌词、名字,打破语言的界限?消弭语言造成的隔阂、误解或谎言?杭达的母亲莎荻一直以为自己和名字一样的“悲伤”(sad),却不知莎荻(saddie)其实是犹太语“公主”之意。沉浸在学语言的乐趣中的杭达,却也因此留下难以磨灭的伤痛:他忘了除咒语避开努姿哈的毒眼,导致母亲莎荻发生车祸,永远残废(杭达自己是这么认为的)。长大后的杭达变成支持美伊战争的好战分子,企图杀光阿拉伯人……

《断层线》里对立、误解、谎言、冲突林立,却始终温柔缭绕,虽然有时轻如薄雾但是不曾消失,这种“温柔”是我个人阅读这本书时很特别的感受。当我读着“狂妄”的索尔、“焦虑”的杭达或“忧愁”的莎荻时,仍然感受到一种很特别的温柔,这种感觉很奇妙,因为字面上是看不到的。

南希·休斯顿是目前国际文坛上用英语与法语两种语言写作的双语作家的翘楚,但她在法国文坛所受到的重视似乎胜过英美文坛;她在法国名列畅销作家之林,然而英美文坛仍不知道该如何归类她的作品。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英法双语文学曾在巴黎交会并擦出灿烂的火花,当时爱尔兰作家贝克特以法语创作《等待戈多》,成就文学经典。南希·休斯顿承续这条路,以双语创作与翻译,虽然还未能像前辈贝克特那样受到英语文学评论界应有的重视,不过已有学者开始研究这个现象。我们相信南希·休斯顿的才华势将受到更广泛的肯定。



《断层线》荣获2006年法国费米娜奖,而当年的龚古尔奖和法兰西文学奖则颁予《复仇女神》。两书主题都与纳粹罪行有关,二位作者都以英语为母语。这是因为法国的文学奖特别慷慨,还是因为非母语写作能展开更宽宏的视野?南希·休斯顿说:“唯独语言变得不再理所当然,唯独母语的伪天性被废除时,我才找到要说的东西。”《断层线》译成二十种不同的语言,却迟迟未在美国发行<sup>①</sup>,个中原因,相信读者可以从书中找到一些答案。

---

<sup>①</sup> 《断层线》首先以英语写成,不过休斯顿的美国出版商希望修改内容,直到今天中文简体版出版之时,仍未在美国发行。加拿大2007年发行英语版,入围加拿大罗杰斯作家基金会小说奖(Rogers Writers' Trust Fiction Prize),2008年在英国发行,入围奥兰治奖(又译橘子奖)。

## 目录

一、索尔,二〇〇四年 .....	1
二、杭达,一九八二年 .....	61
三、莎荻,一九六二年 .....	121
四、克莉丝汀娜,一九四四年至一九四五年 .....	177



索尔,二〇〇四年





醒来。

好像按下电灯开关,满室生光。

我一睁眼,就醒了七上紧发条,脑袋与身体都在它支配,这你认么  
“我六岁,我是天才”,这是早晨的第一个念头。

我拥有了都是世界,整个世界也归我的脑袋,  
我控制并支配每个区域。

棕枝主日<sup>①</sup>早上

外曾祖母来访

爸妈还在睡觉

阳光灿烂的星期天 太阳 太阳

太阳 太阳王

索尔 小索尔 所罗门王

我是稍纵即逝的万丈光芒

拥有不可见的万能力量

照亮世上最阴暗的角落

我六岁 能够看见万物

照亮万物 了解万物

我从小就迫不及待地想表达自己,穿上衣裳,整理好床铺。我是王  
太子时的样子。内裤扔到毛衣筐里,它明天在下司被好好洗净、晾干,而

<sup>①</sup> 译自《圣经·马太福音》,《棕枝主日》是复活节前的最后一个主日,但是我的  
小主人翁晚点会提到,所以可以不用放注。



























他见我回来，赶紧叫住我，说：“你刚才在外面，有没有看见什么？你有没有看见什么？”我摇摇头，说：“没有。”他松了一口气，说：“那就好。”

[illegible]

得相信上帝。

“你找不着，”他不耐烦地说，“你到那间小房子里去，那里有我的书。”

“比爸爸更珍贵？”我问她。

[illegible]



















“您说什么？”妈妈问道。

“我小时候，父母对我很严格，但父母很爱我们，妈妈还偷偷给我零用钱，但我在记帐本上，却又开始记帐了……爸爸用了妈妈一半的零用钱，妈妈却问我：‘我为什么要记帐？’”

[illegible][illegible]

“我已经结婚了，我打算一直这么生活下去，不会有什么变化。在外面，我一个人，我过得很好，和朋友们在一起很开心，而且我很喜欢去公园野餐，她的一位女朋友也会来。”

并没有完全停下来,你只是减低速度。”

“……我们不知道我有多久没见，等不及回去探望他。不过，他在我们准备妥当正要出门时，下起倾盆大雨。”

[illegible]

爸爸终于又有了口饭，但计划少……不过，为了活下去，现在每个十字路口都粗暴地踩住刹车。

“我们以行动赢得了”我们党的信任，我们应继续

“不，不——我们”“我们只是来这儿，在这儿包个饺子——我们在地上野餐！”

“在  $L = \{x, y\}$  上, “ $\leq$ ” 基于  $L$  上的  $\leq$  的序, 第 3 步。







在通往你的圣路 感化的人群

伸出手掌和大衣

哦 大卫之子 众人欢呼：耶稣！

愿你受到祝福 至高无上之子

我那时正走在一条尘土飞扬的小路上，路的两旁是低矮的灌木丛。阳光透过树叶洒在地上，形成斑驳的光影。我听到远处传来一阵嘈杂声，像是有人在欢呼。我停下脚步，回头望去，只见一群人正朝着我跑来。他们有的手举着树枝，有的大声喊着。我意识到他们是在迎接我，但我却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我继续往前走，心里感到有些不安。突然，一个人从路边跳出来，拦住了我的去路。他是个年轻人，穿着简单的布衣，脸上带着虔诚的表情。他对我说：“你是大卫之子吗？”我点了点头。他接着说：“我们在这里等你很久了。我们相信你是上帝的儿子，是来拯救我们的。”我听了他的话，心里更加不安了。我试图解释，但我发现他们根本不听我的话。他们只是重复着同样的话：“你是大卫之子吗？”我无奈地摇了摇头，继续往前走。他们跟在我后面，一直跟到路的尽头。在那里，他们围住了我，开始对我进行各种奇怪的仪式。我感到非常害怕，想转身逃跑，但他们的声音却像一道无形的墙，挡住了我的去路。最后，他们把我带到了一个小山上。在那里，他们举行了一场盛大的仪式。我站在一旁，看着他们忙碌的身影，心里充满了绝望。仪式结束后，他们围着我，开始对我进行各种奇怪的仪式。我感到非常害怕，想转身逃跑，但他们的声音却像一道无形的墙，挡住了我的去路。最后，他们把我带到了一个小山上。在那里，他们举行了一场盛大的仪式。我站在一旁，看着他们忙碌的身影，心里充满了绝望。

下午，我独自一人走在一条尘土飞扬的小路上。阳光透过树叶洒在地上，形成斑驳的光影。我听到远处传来一阵嘈杂声，像是有人在欢呼。我停下脚步，回头望去，只见一群人正朝着我跑来。他们有的手举着树枝，有的大声喊着。我意识到他们是在迎接我，但我却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我继续往前走，心里感到有些不安。突然，一个人从路边跳出来，拦住了我的去路。他是个年轻人，穿着简单的布衣，脸上带着虔诚的表情。他对我说：“你是大卫之子吗？”我点了点头。他接着说：“我们在这里等你很久了。我们相信你是上帝的儿子，是来拯救我们的。”我听了他的话，心里更加不安了。我试图解释，但我发现他们根本不听我的话。他们只是重复着同样的话：“你是大卫之子吗？”我无奈地摇了摇头，继续往前走。他们跟在我后面，一直跟到路的尽头。在那里，他们围住了我，开始对我进行各种奇怪的仪式。我感到非常害怕，想转身逃跑，但他们的声音却像一道无形的墙，挡住了我的去路。最后，他们把我带到了一个小山上。在那里，他们举行了一场盛大的仪式。我站在一旁，看着他们忙碌的身影，心里充满了绝望。

“所以，你见，”他继续说，“你……你……你……”

“……”他继续说，他继续说，他继续说……

“没什么好说的，不就是程序……”

“无趣吗？”<sup>①</sup>

“有，自打你之后，无趣，无趣，无趣，无趣。”

“我懂了……你的同事呢？”

“都是一群饭桶。”

“……”

“……”

“的确。”

“……”

“……”

“任何人指的是……你的母亲，我猜？”

“当然。”

“莎荻好吗？”

“还是老样子……如果不算更糟的话。”

“上帝保佑！”

“没错。你们多久没见面了？”

“……”

“……”

“是……它也差一点把我杀死！”

“……”

“她继续写书？”

“唉，没错。”

① 在法文里无趣和没有利润说法一致。



“她认为会存在两个丈夫、三个孩子。”

“我很抱歉。爱哈。”

“你看，别再说了！”

他们大笑。我闻到外曾祖母正在点烟。

[illegible]

两人纵声大笑。

Кейс-стади: «Синтез»

[illegible]

“你知道外婆祖母带假牙？”我问她。

[illegible]

“好恶心……她为什么没有牙齿？”

“也许因为她小时候营养不良。”

“她的父母亲没给她吃饱？”

提起这段往事。”









又一次,你可以换牙,或者给予牙齿治疗,不过人类学习还没有做好。人类的问题,我已有办法解决,已记的。每天时、10时能记住把仇杀好。10时”星牙太忙。第二。在“每个人全有反攻”中,R2-D2在每个人是拍头,在“华与C-3PO”在每个人是写,在“10时以戏在”在“10

“你什么时候去当兵,爸爸?”

“你什么时候去当兵,爸爸?”我问,又问我,是“古司叔”也把我抱起放在他的膝盖上,面对着他。

“你什么时候去当兵,爸爸?”我问,又问我,是“古司叔”也把我抱起放在他的膝盖上,面对着他。

“什么?”

“你想知道一个秘密?”

“当然想!”

“它不只是秘密,而且还是最高机密。”

“告诉我!”

“好,很好,我告诉你。爸爸,你太老了。不过我不需要当兵,因为我公司早先为政府服务,现在政府已经不再需要了,所以我也没有,相信我,要是一个人告诉我,他太老了,所以他不应该去当兵,下去了,记住我的话。”

“好,很好,我告诉你。爸爸,你太老了。不过我不需要当兵,因为我公司早先为政府服务,现在政府已经不再需要了,所以我也没有,相信我,要是一个人告诉我,他太老了,所以他不应该去当兵,下去了,记住我的话。”

“好,很好,我告诉你。爸爸,你太老了。不过我不需要当兵,因为我公司早先为政府服务,现在政府已经不再需要了,所以我也没有,相信我,要是一个人告诉我,他太老了,所以他不应该去当兵,下去了,记住我的话。”











“你们会把他们通通杀掉。”我说。

“那还用说,我们会派出抗生素坦克大队。”

医生说必须再开刀。

第二天,他们让我入手术室,天刚亮下,太阳从窗户射进来,我  
出去。当我回来,看到医生们在我身上划了几秒,我为我  
感到自豪,又感到羞愧。他们在我身上划了几下,很可怕。当我  
醒来,医生们告诉我,我身上划了几下,我已经很希望,我害怕,他们也  
让我失去一个钟头的生命。

这一天,医生们告诉我,他们让我入手术室,他们  
了妈妈一条长得像手臂的药单。

我醒来,医生们告诉我,他们已经划了几下,我身上划了几下,不  
能划在屋里划。我不划在600上,也不划在划,因为我不是我自己。

我头痛。

我们去医院。这一次医生告诉我,他们已经划了几下,我身上划  
了几下,医生告诉我,他们已经划了几下,我身上划了几下,医生告诉我,  
他们已经划了几下,我身上划了几下,医生告诉我,他们已经划了几下,  
他们已经划了几下,我身上划了几下,医生告诉我,他们已经划了几下,  
直捣费卢杰<sup>①</sup>,杀光他们。”

“亲爱的,”妈妈说,“他们将为你植皮。”

“什么意思?”

医生告诉我,他们让我入手术室,他们已经划了几下,我身上划  
了几下,医生告诉我,他们已经划了几下,我身上划了几下,医生告诉我,  
那些长在很明显的地方的坏死皮肤。”

“哪个较不显眼的地方?”

医生告诉我,他们已经划了几下,我身上划了几下,医生告诉我,  
海珊派(海珊即属于尼逊派)重镇。





“你要知道，我并不常戴。”爸爸嘀咕着。

“来，戴上它，所罗门王，看合不合适！”

“但是，”她继续说道，“我们不是新教徒，我已结婚多年，所以，我们不是新教徒，”她立即补充道，“我们不是新教徒，你是一片好意，不过我们是新教徒家庭。”

“我从小就喜欢文学，特别是小说，从小学开始就喜欢读小说，长大了也喜欢读小说，小说是我生活中的一部分，也是我精神生活的一部分。我从小就喜欢文学，特别是小说，从小学开始就喜欢读小说，长大了也喜欢读小说，小说是我生活中的一部分，也是我精神生活的一部分。”

“太棒了！”我高兴地叫起来，“你愿意戴上这顶戴安娜的帽子吗？”他高兴地回答：“当然愿意了。”“这顶帽子是戴安娜戴过的，你想戴就戴，纪念他在以色列的奶奶，好吗？”

妈妈垂下双眼,看着双手。

“这表示同意喽？”

4. I have been told that the company is not interested in the project.

松了一口气。“现在,小鬼头,快去睡觉!”

我原以為，「我人」是「我」和「人」的縮寫，即「我」和「人」的結合體。但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农村面貌焕然一新。但是,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农村也面临着许多新的问题和挑战。特别是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农村人口大量外流,导致农村空心化、老龄化问题日益突出。同时,农村基础设施薄弱,公共服务水平低,农民增收渠道单一,这些都制约了农村的可持续发展。因此,如何破解农村发展难题,实现乡村振兴,是当前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重大课题。

‘你们各自回去，’他对我们说，‘大家明天会到这儿来的，但你们不要  
吃，要饿，’我们继续往前走，非到下午七时，我们才到达那家小酒店，  
酒店主人说，我们来得太迟，没有空位了，我们只好在一家小酒店过夜，  
第二天我从报上读到，在下午二时，有一艘船，从那里开往上海，那里



声得令人听不见。

“太荒唐了……真的不该做……到底是谁的主意？”

“错！”

然后诸如此类继续下去。

她们的话,不敢相信她们说的是同一个人。

当然,还有我。

[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十大人等、如能在「不終」以外，再希伯來語以「不終」為「拒絕」。

“我不想让我的小孩说希伯来语。”

“力何不?”“我欲知也。”“已有新法,明日。”“这是一很大的语言,我问杭达,他爱死这个语言了!”

















“不要！”突然我只写了一小段话，是这么写的：“当牛马是前世业障，与你们同生共死，我会不会在你们的怀抱中留下呢？”从我们目前的情况来看，预防胜于治疗。

“你又不爱，找点借口，我信你。”她回应道，她相信是上天在保护我们，但上天似乎并没有那么仁慈，它只是给了我们一个机会，让我们去面对我们的去路。她恍恍惚惚，不发一语。

“我又不爱，找点借口，我信你。”她回应道，她相信是上天在保护我们，但上天似乎并没有那么仁慈，它只是给了我们一个机会，让我们去面对我们的去路。她恍恍惚惚，不发一语。

“你又不爱，找点借口，我信你。”她回应道，她相信是上天在保护我们，但上天似乎并没有那么仁慈，它只是给了我们一个机会，让我们去面对我们的去路。她恍恍惚惚，不发一语。

“你又不爱，找点借口，我信你。”她回应道，她相信是上天在保护我们，但上天似乎并没有那么仁慈，它只是给了我们一个机会，让我们去面对我们的去路。她恍恍惚惚，不发一语。

三个礼拜后，我们坐在飞机上。

数以千次 在我的计算机  
游戏里 在电视机前  
在网络上 在朋友的  
Game Boy 和 Play Station  
我像龙卷风般穿越宇宙  
上天下海  
不费吹灰之力盘旋在银河系里  
按下键盘 引爆火箭  
感觉 毁灭时稍纵即逝的赤焰  
映照在我的脸上 ……  
不过对我来说 真正的飞行

## 却是意想不到的恐怖

1943年11月，我随同其他战俘被关进柏林的集中营。那里，我们被关在狭小的铁笼里，每天只能得到很少的食物。我们被关在那里，直到1945年5月，德国投降。但是，在那之前，我们经历了许多痛苦的事情。有一次，我们被关在集中营里，那里有一个医生，他对我们进行了实验。他让我们吃一些奇怪的东西，然后观察我们的反应。他问我们：“你们能感觉到痛苦吗？”我们回答说：“是的，我们能感觉到痛苦。”他说：“你们的上帝，你们的上帝，你为什么抛弃我？”

“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你为什么抛弃我？”这是我在集中营里经常听到的一句话。我们被关在那里，直到1945年5月，德国投降。但是，在那之前，我们经历了许多痛苦的事情。有一次，我们被关在集中营里，那里有一个医生，他对我们进行了实验。他让我们吃一些奇怪的东西，然后观察我们的反应。他问我们：“你们能感觉到痛苦吗？”我们回答说：“是的，我们能感觉到痛苦。”他说：“你们的上帝，你们的上帝，你为什么抛弃我？”

我的上帝，你为什么抛弃我？这是我在集中营里经常听到的一句话。我们被关在那里，直到1945年5月，德国投降。但是，在那之前，我们经历了许多痛苦的事情。有一次，我们被关在集中营里，那里有一个医生，他对我们进行了实验。他让我们吃一些奇怪的东西，然后观察我们的反应。他问我们：“你们能感觉到痛苦吗？”我们回答说：“是的，我们能感觉到痛苦。”他说：“你们的上帝，你们的上帝，你为什么抛弃我？”

在集中营里，我们看不到我们的父母和兄弟姐妹。我们被关在狭小的铁笼里，每天只能得到很少的食物。我们被关在那里，直到1945年5月，德国投降。但是，在那之前，我们经历了许多痛苦的事情。有一次，我们被关在集中营里，那里有一个医生，他对我们进行了实验。他让我们吃一些奇怪的东西，然后观察我们的反应。他问我们：“你们能感觉到痛苦吗？”我们回答说：“是的，我们能感觉到痛苦。”他说：“你们的上帝，你们的上帝，你为什么抛弃我？”











前，大名鼎鼎的巴代利多伦泰，希特勒最宠爱的人，地贝希特贝加登就在那里。他在山区挖出极其复杂的工事，作为自己和朋友的藏身之地，他们在山里躲了五十年，连食物和他们的衣服、鞋子、心和衣物！现在已改建成高级饭店。”

“也是对的，我们离比奇洛格只有一生只走有几步路的距离！”妈妈高兴，很高兴，因为她发现自己在比奇洛格。

“对，是的，”妈妈妈妈说，“我们离比奇洛格只有一生只走有几步路的距离……我们离比奇洛格只有一生只走有几步路的距离……我们离比奇洛格只有一生只走有几步路的距离……”

“对”妈妈说，“我们离比奇洛格只有一生只走有几步路的距离！”

“不是，不是，”妈妈说，“我们离比奇洛格只有一生只走有几步路的距离……”

这是妈妈最不喜欢的一句话，妈妈说：“我们离比奇洛格只有一生只走有几步路的距离……”

外婆祖母天天唠叨，她已经老了，她打着我。我没敢把开始每分钟衰老的念去。在这么远的距离下，她的皮肤好像透明的牛皮纸，上面布满了数以千万的皱纹，她在比奇洛格那么渺小又那么渺小，我从未注意到她是那么脆弱，好像她已经是死去的灵魂……妈妈她死了？不，她打着耳，所以她不可能死了，不过我告诉她。一天，摸着耳朵的胳膊，心里想着：“求求你上帝，我不要妈妈变老，求求你上帝，让妈妈永远年轻……”

### 我们前进 我们前进 我们前进

我们前进，妈妈很高兴，妈妈给我讲童话故事。她教我学习不同的语言：“总有一天，我的天使，告诉我自己已经死了，天下才是你生命中真正的一刻！好好品尝！看看美丽的景色。”

我强迫自己欣赏这一景色，起伏起伏的田野、翠绿的草原、母牛、农具

机、麦仑、农舍。又是高低起伏的田野、又是奶牛、又是麦仑，看起来好像像回到故乡的怀抱，可原来在地理上离尔森看到比与费尔农舍，为了给都市的孩子一点乡村的体验，这条公路也比加国的公路小气可笑。

到目前为止，这趟旅游真是超级无聊。

“我们的车停在路边，可我们过的小镇时，却没有人停下来。那时我在后座睡觉，车停在路边，没有人停下来，也没有人停下来，眼中没有他人，我们完全苏醒，注意四周动静。

我们的车停在路边，可我们过的小镇时，却没有人停下来。那时我在后座睡觉，车停在路边，没有人停下来，也没有人停下来，眼中没有他人，我们完全苏醒，注意四周动静。

我们的车停在路边，可我们过的小镇时，却没有人停下来。那时我在后座睡觉，车停在路边，没有人停下来，也没有人停下来，眼中没有他人，我们完全苏醒，注意四周动静。

我们的车停在路边，可我们过的小镇时，却没有人停下来。那时我在后座睡觉，车停在路边，没有人停下来，也没有人停下来，眼中没有他人，我们完全苏醒，注意四周动静。

我们的车停在路边，可我们过的小镇时，却没有人停下来。那时我在后座睡觉，车停在路边，没有人停下来，也没有人停下来，眼中没有他人，我们完全苏醒，注意四周动静。

我们的车停在路边，可我们过的小镇时，却没有人停下来。那时我在后座睡觉，车停在路边，没有人停下来，也没有人停下来，眼中没有他人，我们完全苏醒，注意四周动静。

我们的车停在路边，可我们过的小镇时，却没有人停下来。那时我在后座睡觉，车停在路边，没有人停下来，也没有人停下来，眼中没有他人，我们完全苏醒，注意四周动静。

“怎么了？”我问妈妈，她已经在走到尽头的电梯门口等了。

“她的心跳得太快，”爸爸说道，“她要吃药，你能不能等一下？”







“啊，上天可以作证！我不是有意的。”

“没事，我开玩笑的，我有一辈子的好朋友。”爱哈姑姑一边说一边再装了一盘堆得如山高的马铃薯沙拉。

“我们一向很友好，绝没有过意。”杜尚塔说。爱哈姑姑为哥哥作了个三明治，用特制的方子。我们开心，大家说：“你们中间这个瘦小的女人肯定很努力地为你们服务。”爱哈姑姑和爸爸做了个梗，即使他们已经听过这个笑话千次，我还会说：“看我，”爱哈姑姑在第三遍讲完后说，“我绝不可能再讲这个笑话了。”第二天，大家一笑而过。爱哈姑姑的为人处事，实在已经让她丈夫完全受不了，得跟别人去学学才体面。

“你不想了吗？”外婆祖母说，“以前有个叫‘爱哈’的医生，他在角堡……”

又是爱哈！我和爱哈在一起生活了二十多年，爱哈本人却从来没有

“你忘记了？”杜尚塔不仅很会开玩笑，“但又忘记……”

“啊！他把它碰烂？我忘了这件事。”

“你”爱哈——为什么——第一天是……第二天……第三天……爱哈的不……？”

“你忘记了，对你是……我大概……忘了你的名字，……我对这件事的记忆……你自……写了六七封信，我全看丢了，你看……十岁吧，我只有六岁半，差了好几岁。”

“你们之间……”杜尚塔说。爱哈才醒来，高兴地说起来。“……”爱哈姑姑说，“你……”爱哈姑姑说，“……”爱哈姑姑说，“……”爱哈姑姑说，“……”

爱哈姑姑说，走了路上路后，还是不停地打晃。我们不知该怎么办，爱哈姑姑在……爱哈姑姑对我们来说是陌生人，我们不敢靠近。爱哈终于起身。

“让我休息一下，杜尚塔。”她说，于是那个老女人……离开房间。

“爱哈姑姑说……”爱哈姑姑从厨房……柜里拿出……花杯盘时，爱哈姑姑





杭达,一九八二年







他们怎么可能成为夫妇？况且他们如何看行自己的婚姻？他们如何相信彼此可以融洽相处？

[illegible]

她坐在沙发椅上,低着头,一言不发。我站在她面前,不知道该说什么,只好静静地陪着她。过了一会儿,她抬起头,轻声对我说:“妈妈,你知道吗?我小时候,最喜欢和你在一起。那时候,你总是抱着我,给我讲故事。现在,我已经长大了,你却不在了。我有时候会想起你,想起你温柔的笑容,想起你温暖的手。妈妈,我好想你。”她说完,又低下了头,泪水再次滑落下来。

① 译注：阿隆是典型的犹太名。

② 译注：传统犹太料理确实禁食猪肉与贝类。



























爷爷去世后，奶奶还一直打长吁短叹了，这个房子是我最喜爱的地方之一，它有许多珍贵的物件、衣物和食物。但是奶奶说她独自一人无法住这么大的房子，因此她搬到另一间房子和别的老人一起生活。现在我和我同辈兄弟没有相聚的缘分，我们不仅不在爷爷奶奶家，连在曼哈顿的公司里也没交集。有一天，我住在离她新家不远的人家租房，她也回来看望我，我问她：“我还能去拜访您吗？”不过她没有告诉我，他们搬走后，最后一句晚安，再见，就再也没有回来过，把我弄得不知所措。我在房子前待了很久，当门走开时，门又合上，他对我说：“对不起，但是‘你’在那里。”这句话让我感到他们已不再爱我，令我悲伤。我告诉自己：人应该这么广博，要有爱，且予人。

以，我从小就记住了这句话：我为人人，人人为我。这句话，在我心里，我一生都在努力实践。它不仅是我做人的准则，也是我做事的准则。我始终相信，只有每个人都为他人着想，社会才能和谐，国家才能强大。这就是我的信念，也是我的追求。

我吓呆了。——在门边，我听见丈夫的房里有脚步声，所以他  
又发了一声喊，我立刻冲了进去，这下他倒醒了！不过我什么也没  
找，因为是大白天，丈夫在房儿里打了一打盹，他倒已起床，收拾行李  
准备走了，他失声大叫：“别去！别去！”——他立刻又说：“别去！别去！”  
——他这才走了，——他走了，——他走了，——他走了，——他走了，——  
同时抓起睡衣。

“我呀！不，我是和你站在一起的人，是呀，是呀，”他一边一个劲地拍，我























“本来可以同它来生火，”那孩子说，气呼呼地，牙齿好得发响，“这个晚上冷得要命。”

[illegible]

“阿隆，你的儿子呢？”雅各问。

“什么？你们还带小鬼？他妈的！”

“爸，我在家里。”我一边说，一边从书桌上抓起一本书，用力地捂住脸，我的声音不由自主地变得又尖又细。

“你们马上给我滚,听到了吗?”

[illegible][illegible]

几乎感到车窗玻璃被枪火震碎。

11. 比较下列各数的大小：“1.0.0.0.0”

“还好……但是你没有必要跟他挥手。”

“你说得对，我真的很王八。”

1. 1991年，中国开始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

[illegible]

我们等了很久,看新人结婚时的紧张与喜悦,转而又走回来,低着头,







[illegible][illegible]

我怨恨妈,我可以杀死她。

我又开始画没有身体的人,不过是故意的。

我所被割掉乳房的女人。

我那时才五六岁，对女人充满好奇，不过我从小就知道女人画得不像妈，以防她不小心撞见这些图画。

因为我的身体不好，爸爸、妈妈计划带我去一个安静的地方，那里“阳光充足，空气好”。爸爸把我双手交叉在胸前，坐在汽车副驾驶座上，这么在行驶。妈妈坐我的车，因为爸爸仍然在开我的车，不过我没有驾照，因为我想让“爸爸”开车，让“爸爸”开心。他又说：“你长大了，爸爸”爸爸开车，妈妈



























“在我小的时候，我住在……那里有很多农民。我也有一个狗，叫‘萨希’(zahry)。”

她把手放在手腕上，我看到她的手腕上有一个黑色疤痕，就在生命线的上方。

“上个月，”她说，她的手腕现在没事，“我的父母带我去苏维埃村，那里……那里只有几个犹太的农民，不过那里……”她把手腕放在我的腿上，她的手指放在我的手上，她的手指放在了那里，她的手指放在我的祖母，你也喜欢你的外婆，不是吗？”

“是啊！”

“我的父亲是……”她开始说，我以前写的书《克拉克》(Clark)，这本书可以告诉你……”她把手放在我的手上，她的手指放在了那里，她的手指放在我的祖母，你也喜欢你的外婆，不是吗？”

我继续把手放在她的手腕上，她的手指放在了那里，她的手指放在我的祖母，你也喜欢你的外婆，不是吗？”

“他该怎么做好让你跟这个天使搭上线？”

“首先他要有很多的钱，很多的名气，然后到了那一天，他会出现在我的手上……”她把手放在我的手上，她的手指放在了那里，她的手指放在我的祖母，你也喜欢你的外婆，不是吗？”

“然后呢？”我说，还是不太了解。

“然后呢？”我说，还是不太了解。

“真不敢相信。”我说。

“没错，你确实是……”她把手放在我的手上，她的手指放在了那里，她的手指放在我的祖母，你也喜欢你的外婆，不是吗？”







“你听过毒眼吗？”

“……”

“只要心怀恶意，盯着某人，这个人就会遭到不幸，这叫作‘各哈比阿因’（dara bil - âyn），意思是‘眼击’，你会吗？”

我犹豫了一下，不知道该怎么说，我们不是穆斯林，也不是犹太人，我们不是因眼睛或是用手将别人见鬼去，我决定什么都不说。

“不，我不会。”

“托夫，卡，哈比，阿因，我确定你具有相同的能力，你说，托夫与‘托夫’，卡，哈比，阿因，你发现了吗？卡，哈比，阿因从小看到了，你一定会对它们庞大的威力啧啧称奇。”

“如果有人反过来对我抛毒眼呢？”

“念‘马沙希德’（Ma-shi-ha），你可以保护自己免于诅咒，马沙希德：‘马沙希德’，这句话会保护你免受伤害，它不会对你造成伤害，‘马沙希德’，念三遍。”

“马沙希德”我记，不过对我来说，这句话的意思是，亲爱的，你有世上最美的眼睛，我疯狂地爱上你。“马沙希德”

“很好，”她说，“你学得很快。”

“妈妈，马沙希德，马沙希德，马沙希德”

“我找到了！”她说，“我找到了！我不相信！有个文法书，书名叫提曼一名‘左左右’的小女孩，一九一九到一九四一年间，住在贝鲁特市中心行过四个半月，她住在墙旁有一扇门，叫‘阿因’！”

包夫也不相信，他在报纸上读到，一九四一年，一九四一年，刚从贝鲁特撤离最后一批部队。”

“贝鲁特马沙希德”最南部的贝鲁特省与贝鲁特市，德国几个月前曾占

“所以，希望……”

“……”

“……”

“里根和贝根已经派出贾梅耶③。”

“……”

“以色列……”

“……”

“这就叫作加利利和平计划。”

“所有的拼图块都放到正确的位置上。”

“他妈的，事情要一发不可收拾了。”

“杭达，回你的房间。”

……

……

③ 译注：哈比卜，当时的美国外长；温伯格，当时的美国国防部长。

……















得在，会一起度过低谷，你，你别担心。没错，我们有危机，不过危机是生活的一部分，你说对吗？”

“对。”我跪，同时想起马文，它在冰段怪里，在融化的冰块上。

从此，家里出现一种气氛。爸爸对儿子话里话外，对彼此从事的工作兴趣，避开战争不谈。爸爸开着车去运动，实行一小时的慢跑，从早上八点到十一点，下午一点到五点，在书场里溜达遛车，尽管他好像干步高步跳车的成本。说不想再开长途车去大学，去决定私家车，爸以为没必要增加这笔开销，不过妈会：“我花的又不是你的钱，”等等，我甚至记得有一次妈说：“水到渠成是什么，”这句话很提醒他，他没有创作上的灵感，但是爸开口自豪，反过妈也开打。几个月的汽车，后来他们围绕这个话题打转。

那天又带儿子去看家用、制冰机，我们全家可以一直开到那儿，儿子自然在开车，爸爸开着手车的制冰机和吉乌尔。从口中，一开口就开车的风格。但是有一个问题，是妈不满意的。爸手一越，爸以色列人开起车来好像疯了，爸思考自己是否有足够的空间开车时，爸会一直将车生拉，更不用说为了别人不在。爸说他七叔的车的风格。有时爸，他开在左车道，我开在右车道。爸在电话中，爸在电话中是抓紧车门，后来妈就开起车，开在右车道，对爸“我开车的风格”是技术大反其道，同时自己开，爸会考虑。爸在电话中，爸因为这些打回电话，爸紧张，不过为了欣赏保护区的美景，还是值得。

我在书场里拼命开，爸以及其想开，让自己不去想努力。有一天早上，我好像记得“到达列夫”，让自己开，爸也于心照不宣地“开者”保持平静。爸开，爸开，有一天，我们五个孩子爱我朋友，尽管整个世界被许多中东人的阴影笼罩，因为我是——受爱。

九月结束，十月就过去了，终于来到万圣节，我想起卡里公园里的树木，它们这个季节都应该落叶了。我想到，万圣节时，自己还会是同一个大人，自己还能跟以前的小朋友做朋友，多如巴利。

放学后回家的路上，这些念头不停地在我的脑子里打转。当我跨进家门，我发现爸爸书房门敞开，爸爸正在看电视，这个时候他书房门不该关上才对。而我也要去客厅找妈妈，我突然觉得奇怪的是，一点声音都没有。打完电话，爸爸便匆匆跑去打球。一个晚上，他买了许多糖果、气球，以及一套化装品装饰万圣节，但身体却显得那么疲惫。正当他为我准备了涂脸颜料和化妆纸，电话来了，由于爸爸不会接我的电话，我不太高兴。

爸爸接电话，我冲过去偷听了一句“喂”，然后就听不到任何的内容。

这电话听不完，爸爸书房门开了，我推开了门。电话铃声，告诉我爸爸在，爸爸又接电话：“你在做什么？他问。爸爸在……看租车，我车的保险年代。”“那我的游戏呢？”我记，但爸爸在我耳边，告诉我不要抱怨，他全身笼罩在恐惧之中。

爸爸记得游戏时间，他心里只有刚才电话里一句话。他把我的玩具、人生故事书、玩具汽车，一个一个从柜子里拿出来，每说一句声音就变得越小。

“你妈上了车吗？她让车子变成扩音器，大声叫喊，现在人在哪里，好像很严重。”

出租车司机看到我一脸惊慌，他才发现自己还化着小丑妆，很不合适。他一生出租车，他打手势打错了，司机如常，他把衫衣当成一件，不过是他几乎完全忘记，只剩下耳朵，还有一抹紫色，不过我什么也没说，因为我记得，孩子都是要坚强的事。

依照规定，小孩不能进入急救室，但是爸爸的角色，决定扮演孩子

要求权利。爱莎爱，一个美国女人，他打算对柜台人员招手相向，直到获得探视权才肯罢休，最后他们允许我和他一起进去。我们站在妈妈的病房门口，他紧紧抓住我的手，当我看到妈妈，我觉得自己既渺小又惊慌，因为妈妈被绑在病床上，这种景象我只有在电视上看过。我害怕到几乎无法呼吸，我的母亲也许会死。她睡着了，我听到她的轻声啜泣，“对不起，妈，对不起，妈，我求求你，求求你。”爸爸在一旁低声念叨着祈祷词，我一直盯着爸爸苍白的脸，心想他会不会发疯。我想到爸爸在帆布担架上被抬去营救时哭得泪流满面，那张照片：一个女儿向父亲和伯父们挥手告别。一个男孩被绑在急救车上，他大概七岁，照片记录着这个时刻。在妈妈才刚去世时，她正握着他们的手，不过现在她看到的只是照片。爸爸和伯父们站在一旁，悲伤地望着她，爸爸希望自己能飞到病床前，保护她的小孩。

爸爸与妈妈见面后，他告诉她：“宝贝，我明天将会有几天不在家，但明天下午四点钟之前我会回来的。”他坐在妈妈床边，握住她的手，但不说话，只是紧紧地盯着她，直到她睡着了。他亲吻她的手指，低声说“我爱你”，一次又一次，我很久没听到他这么说过。就在这个时候，妈妈可以说话了，声音在我耳边名字：“玛丽”。我走上前去，握住她的手。我说：“宝贝，”一个多小时过去了，没有声音。妈妈看着我，最后她露出人的笑容，轻声说下去的会。我没办法我不去想一个会哭的可怜女孩，只是她不会死。

回到家，爸爸手上已经破绽累累。他做了一盘我最喜欢的菜肴：煎好的鳕鱼，我为他煮了一碗麦片。爸爸说他很累，他需要休息，所以我开始打甘蓝。第二天清晨，爸爸告诉我他要去工作，他要去上班，他会回来，妈妈该把房子打扫干净，让爸爸回来。爸爸说他很累，他需要休息，所以我开始打甘蓝。第二天清晨，爸爸告诉我他要去工作，他要去上班，他会回来，妈妈该把房子打扫干净，让爸爸回来。爸爸说他很累，他需要休息，所以我开始打甘蓝。

林托伊，然后安静地等待。这当然是他的职责，”妈妈已到达和蔬菜

“妈在车前门边”“托伊与托伊”“我正七岁断奶了时，爸说：‘且说，这蔬菜我最爱吃的是胡萝卜，但是它吃起来很像很硬有根茎，于是我把它放回盘子里。

“错不在她，她在耶尔森科（女儿）时近我时，转身处突然会有一六岁了，它从左方理，右来，右来，右来——右手拍上木——它拍下木，它拍上木，托儿，这是他的名字——人——这种形式，会想相信上帝，为了感谢某人。”

“不过，她会好起来吗？”

“哦，”爸说，他最快地把胡萝卜放在胡萝卜上，以求取更多的胡萝卜，“是的，她会好起来，不过不能完全康复。”

我又想起那个去，的月亮记忆，我再次在“胡萝卜”上写“胡萝卜”，我没有胃口。

“她将依赖轮椅移动。”

“你的意思是她将变成残废？”

他用手语说，伸出右手，轻轻触摸着我的左手

“是的，托儿，她已不能走路，但不能走，她不能的奇怪语言，会从她的运动，她会生命的打击，但我自己会先在写不立以相信，但让我可以很坚强地面对，你也是吗？反正，她是个好人，她是个好人，他还是可以高谈阔论……”“我走了……”“去……今天的……”“托儿，托儿……”

他变得沉默无语，因为被我的语言“接受”下击，回到盘子里，不过至少他没有第二也没有再哭泣，他还在拍和我的手拍大拍余三人。

为什么我不断想起萨布拉和夏蒂拉？

我恍然大悟，中间之托伊，让我把手放在托儿手上

努安哈——那——人在——托儿上，努安哈托伊——努安哈的右手击中

我——“普哈尼可里”——只是我——不幸，我百分之百确定是她引起我母亲的在场。她的家人在莫斯科被群行奸辱，于是她决定在犹太人社区寻求庇护，而我则是她最好的犹太朋友。我——犹太人，——想不起除此之外的其他！我现在才想起来，“普哈尼可里”不幸万幸已经，一切都是上帝的旨意。



3

莎荻,一九六二年









[illegible]

果她“将”没提醒我。

[illegible]



有一段时间,妈妈有个名叫杰克的新男友,他是一个没有胡子的小学教师。我会崇拜他,因为他在我只有五岁还没上学时就教我读书。不过后来妈妈和他分手,杰克希望她以后能在家庭听众下唱歌,最后她发表权利声明(她后来跟我解释发表权利声明的含义),说:“杰克,我可以放弃许多东西,但杰克不在其中,不行!”然后她走了。

已经忘了社区学校在何时关闭,为祖母守夜时,我不能跑下内裙架床,这是合规矩的,因为我是一个女孩,而且,社区学校有许多小子,我父亲在商店里好,他是个好店员,让男孩们,后来,按着我,直到我睡着,然后穿上内裤,但那时社区学校不在社区学校。不幸的是我记不起这件事了,最后有一次,当我在商店里,我在商店里,然后,我失去平衡,跌坐在地上,接着因为有人来帮助我,我记不起在床子里。现在我认为奇怪的是,当时大人说,因为我是一个女孩,所以,“敌人”会轻吹着我的背,让我感到不舒服,说:“你迟到了,快点,你迟到了。”我什么事都做不好,如果我可以做好,如果我是个好女孩,而不只是去做作样,我早就像其他人,和我的父母亲在一起了。

我的小店——杰克在商店里,不过我没法忘记它的存在。

穿好衣服之后,心情好,社区学校。我记得直身裙和连身裙是对齐,不过即使我有点小心,我还是没有对齐,扣到最后一排扣才发现多出一截衣摆,我必须在里面扣上新扣过。没有穿背带连身裙的连身格子裙,因为我没法不在里面扣扣好,所以我先把直身裙反过来穿,然后再转回去,不过并不容易,因为连身裙很贴身,扣了六十的衬衫扣成一团,令我抓狂。外祖母总是说她会再买一件较大的连身格子裙给我,不过她一直拖延,理由包括着修理花园、修车俱乐部以及计划午餐约会,再洗我的连身格子裙是学校特别订做的制服,只会在周日。后来当天到,而这家商店离我们家很远。

穿好格子裙、再穿西装式外套,这很容易(只有两个纽扣),不过扣









[illegible]

这些是幻梦。我平日苦学在我书里，我却可以忘却苦学，自以  
为是在过着生活；我会感到痛苦，但不久后，我已忘记痛苦。我  
跟他的行为很类似，不过跟他的不一样，不会有人用石块打他，我们可  
以在书里浑然忘我，世界也逐渐地消失不见。

[illegible]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规律,我一般是在上午九时左右起床,起床后的第一件事,便是打开收音机,收听当天的天气预报,因为,较厚的衣服,是必须预先准备的,同时,我也要看当天的报纸,因为,报纸上会有一些重要的新闻,同时,我也会看一些小说,因为,小说可以让我放松心情,同时,我也会看一些杂志,因为,杂志可以让我了解一些新的知识。星期日因为上教堂。

女工们互相打量着对方，谁也不说话，只是，当我们任何人想开口时，我总是有一秒钟的沉默，几秒钟，几秒钟，时间在沉默中流动，而我，我只想说：“我们是一起长大的，最亲近的，也是最好的朋友，即使我们一生都不会再相见，什么，但那个没有做好过坏事的父母，你们的话，你们好笑，如果我们有一个男

① 译:莎荻(Saddie),虐待狂(sadique),悲伤(sad)。

















顶着扫把算了！”

“我喜欢他们。”我小声说。

“好，莎荻！”

“嘿，”外公又叹了一口气，“我只能说，人类似乎正在退化，上个世纪之后，我们人类也许会和昆虫一样，嗯，那，我爱你，我信任你的手——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我只有这些话可说。”

外公自己说这些话已经很奇怪，但是外公还拿来了底下莲笔，指示

“理查德”和祖母说，“你写写看，它不会吃笔的，它的用字太高！”

“我小时候跟它玩熟了，”外公对他俩说，“我把它当成我的丑女王。”

“是啊，”外公说，“它怎么不呢？”好像他忘记了，“又是一个上死腹中的童年梦想。”

“它好像比上次我们见面时更高兴。”外公说。

“我的身体好得很。”妈妈说。

我最后什么也没说，我坐在外公的脚边。我写了一天写了好久，写满了整整一页纸，我高兴极了。我坐在对面，外公不知道我写得好。我把手伸向前，外公才注意到我伸出的手，他在这里，就在那里，他真的坐在这里。我用手不停地写，外公又把手伸向前，他把手伸向前，说：“我写到这里：‘我恨，一个月来你恨不恨我第里月夜’我不敢相信自己能写这么多，一个月来，仅仅六天——外公祖母和祖父父母都在那里，这个女人会不会给我们的莎荻不良的影响？”

外公祖母们记起这个女人是他们一生中最的母亲，虽然她一下莎荻，但她是个好人。外公祖母们记起这个年仅十八岁的丑女王，但是她现在三十四岁了，没有任何东西能让她变得更丑，她知道，也许我今天表现良好，她也许会把我留在身边。我的外公外婆是她的信任。

“那晚她吃完早餐后，父母和我，我们开车来接她，我们开车的人很晚再把她送回来，好吗？”

沉默。

“孩子，你记得她这样好吗？”妈妈问我。我准备想说我记得很好时，外祖父说话了。

“彼得是谁？”他问。

“我的新经纪人，彼得·西伯曼。”

沉默。外祖母和外祖父又对看了一眼。

“彼得……”外祖母问：“小时候，你像父亲名字的人吗？”

“其他人有什么东西？”我问。当时彼得像叔叔一样白了头，把叔叔的斗篷铺在水滩上让妈妈不会溅湿双脚。

“那名字让我父亲，丹尼尔·西伯曼，我的商业上，为我工作，那会。”

“你记得你父亲，”外祖母问：“是在那个工作之前，还是之后？”外祖父说。

“名字，彼得，”外祖母问：“你记得，”我把舌头伸出来。

“你记得，”我问：“你记得，”外祖母问：“你记得，”外祖母问：“我记不得你的名字，不过父亲，丹尼尔·西伯曼，”

“你的名字，”外祖母问：“你记得，”外祖母问：“你记得，”

外祖母问：“你记得，”外祖母问：“你记得，”外祖母问：“我的女儿什么才能学会认清事实？”

“莎莉，”我问：“你记得，”外祖母问：“你记得，”外祖母问：“莎莉，”

“莎莉，”我问：“你记得，”外祖母问：“你记得，”外祖母问：“莎莉，”和威士忌度过周末……是吗，莎莉？”

“莎莉，”我问：“你记得，”外祖母问：“你记得，”外祖母问：“莎莉，”

我因为要去母亲的公寓过夜雀跃万分。

“好哇，”外祖母叹口气说，“我会为她准备好行李……你有折膝床吗？”

“你们可以睡在客厅，车支付的车能睡三个祖父呢。”

“不行！她可以睡沙发……是吗，我的甜心？”

“睡在沙发！”我反对说，但我还是乖乖地把同一句话又说四遍，不过她的眼神很热情，充满慈爱。

“好，那就去睡了，”她说，“明天这些服装的活儿，不过我有主了，我还有排演。”

“排演？”外祖母说，“在复活节当天？”

“你努力，亲爱的，别对我怀疑……”我打赌她还有更秘密的排演计划……

“你呀，小宝贝！”祖母说，把手放在我的头上，抚摸着我的头发，又把我牢牢抓在手心。

“你在我身边，我整个人都是被你收买的巧克力蛋糕。”

“你老是忘记，我不喜欢巧克力。”

接着，她开始为我挑选衣服，她问了我很多问题，问我喜欢的颜色，问我喜欢的香味，问我喜欢的食物，问我喜欢的颜色，问我喜欢的食物，问我喜欢的颜色，问我喜欢的食物……“宝贝，”她说，“明天，帮我整理餐桌。”

在复活节当天，早晨，我坐在餐桌旁，等待着她。她来了，她带来了她的巧克力蛋糕，她带来了她的巧克力蛋糕，她带来了她的巧克力蛋糕……我对巧克力蛋糕有着特别的感情，我记得小时候，她总是给我巧克力蛋糕，我记得小时候，她总是给我巧克力蛋糕，我记得小时候，她总是给我巧克力蛋糕……人，总是与她的巧克力蛋糕联系在一起。







各自想自己的事。这时，她对我说：“你总不能让我和你手拉手，我的小乖。”然后转过身来。我看到她手背的皮肤很粗糙，她的背脊又高又直，好像穿着白色马裤皮。我的手很粗糙奇怪，为了能够拉起来，我必须用力地抓着她手背的皮肤与褶皱。最后她同意了，我手背的皮肤粗糙，她的手很光滑，这让我感到一种奇妙的感觉。最后她终于拉上拉链，她说：“真巧，今天我最好了！”接着她又说：

“谢谢你，我的小乖。”然后她把手放在我的肩膀上，作为告别。我大手一挥，它们差点从我的手里掉下来。

在同样的路上，我遇到了彼得，他对我微笑，说：“你好不容易才找到妈妈，对吧？”他看起来很年轻，但眼神却很深邃。他穿着蓝色的衬衫，颜色不太鲜艳，像是一个流浪者。

“彼得呢？”

“他得先离开。”

“但是你说我们要玩大老二！”

“彼得，别担心，不过他可能会离开。但没关系，我会找到他的。我会找到他的。”

我没说什么。我很失望，也有点上当的感觉。

然后，彼得说：“你真是个傻瓜！”我听了，心里很难受，

“你喜欢彼得？”

“他人不错。”

“他很喜欢你。”

“他还不认识我。”

“你知道他怎么说你？”

“不知道。”

“他说：‘这个小傻瓜胡思乱想。’”

“小傻瓜是什么东西？”

妈妈笑了：“是你的小脑袋，我的天使！”

我想把心里话讲出来，决定打破砂锅问到底：“你会嫁给他？”

“你怎么会这么猜？”

这句话在我的脑筋里掀起一阵涟漪。

“你会嫁给他？”我又小心翼翼地问，有点羞不过气。

“我的甜心，来，坐到我的大腿上。”

妈妈坐在沙发上，伸出双臂，让我坐到她的腿上。

“真好，宝贝儿，看来，我不但是个托儿，也是个好爸爸、好妈妈，好吗？  
彼得人很好，他帮助我的事业，今年春天，他为我筹备了宴会，我即将走遍  
全国，他会让我一举成名！”

“但是你爱他吗？”

“哦……如果我爱他……”妈妈沉默了很久，又轻声说：

“你错了，我的小大人，我不爱他……没有什么，不过有一件事，我可以告诉  
你……爱他……你感到他……其他……你明白，我不负责。”

“彼得有同当婚，我却可以结婚，孩子在一起，因为这样就不用觉得可  
耻了。”

“可耻……我们……小孩……结婚……多！这太可怕了，可能无  
关，白得钱有人，没有爱情……你……爱，对于你而言，我……我是一个大  
人的……是……不过……你……爱，好吗……”

她一起床，在厨房忙碌着，打开窗户，阳光已经洒下，厨房里几乎  
伸手不见五指。我站在她的后面，一起帮她小厨房，她让我，把我扶  
到吧台前的高脚椅上，让我看她做菜。

“我来做汉堡，好吗？”

我小时候喜欢吃汉堡，但是长大后，却觉得汉堡只是一种生日会上大  
家庆祝的……汉堡，但是我长大后并不爱，不是因为我会以为我不知好  
歹，或者以为我批评是错的，所以我只说“好极了！”她从冰箱里取出







感到不安。

[illegible][illegible]

最后，我自由了。在飞机上时，我不大高兴，因为我才飞了一天。我曾一对夫妇的飞行，当然高兴，又有其他的人飞行，不到一个小时，我用一办公室里有六个男人和五个女人谈话，这些人中，有两个人结婚了，我称呼“夫人”是有点不合适了，这些人是否认识上帝？他们住在哪里？我问起他们的女儿情况，他们也问起我的情况。每个人都自由地表示尊敬与爱戴，但是我不高兴，因为他们在我第一次在世界上过周末的时候，紧守着我却不放。我那时当他们是





















“愿意。”

“没错，就是这句话。‘愿意。’‘愿意。’‘愿意。’”

他反反复复地说，过一会儿，他再让父母亲说，然后我的母亲和父亲得·西伯曼拜神圣婚姻之赐结为连理。

婚礼上，我坐在第一排，看着新郎和新娘在神父的祝福下，交换誓言。神父的声音在教堂里回荡，我感到一种莫名的感动。新郎和新娘的脸上都洋溢着幸福的笑容，这让我想起了自己的未来。婚礼结束后，新郎和新娘在众人的祝福声中，手挽手地走向教堂的出口。我看着他们离去的背影，心中充满了期待和憧憬。

婚礼上，新郎和新娘在神父的祝福下，交换誓言。神父的声音在教堂里回荡，我感到一种莫名的感动。新郎和新娘的脸上都洋溢着幸福的笑容，这让我想起了自己的未来。婚礼结束后，新郎和新娘在众人的祝福声中，手挽手地走向教堂的出口。我看着他们离去的背影，心中充满了期待和憧憬。

婚礼上，新郎和新娘在神父的祝福下，交换誓言。神父的声音在教堂里回荡，我感到一种莫名的感动。新郎和新娘的脸上都洋溢着幸福的笑容，这让我想起了自己的未来。婚礼结束后，新郎和新娘在众人的祝福声中，手挽手地走向教堂的出口。我看着他们离去的背影，心中充满了期待和憧憬。

婚礼上，新郎和新娘在神父的祝福下，交换誓言。神父的声音在教堂里回荡，我感到一种莫名的感动。新郎和新娘的脸上都洋溢着幸福的笑容，这让我想起了自己的未来。婚礼结束后，新郎和新娘在众人的祝福声中，手挽手地走向教堂的出口。我看着他们离去的背影，心中充满了期待和憧憬。

婚礼上，新郎和新娘在神父的祝福下，交换誓言。神父的声音在教堂里回荡，我感到一种莫名的感动。新郎和新娘的脸上都洋溢着幸福的笑容，这让我想起了自己的未来。婚礼结束后，新郎和新娘在众人的祝福声中，手挽手地走向教堂的出口。我看着他们离去的背影，心中充满了期待和憧憬。





“怎么写？”

“爱情的爱，笑哈哈的哈。”

“这不是名字！”

“从现在起它是。”

她立即压低声音：“请听这个名字，我听见她的手指在……”

“你不喜欢么？我的夫人。”彼得说，“我花了白天的时间为克莉心·克莉斯瓦堤打开知名度。”

“彼得，不是因为你的爱么？你在我身边，你总可以对我施加气使。”

“我不是你的夫人么？你总可以对我施加气使。”

“克莉心，别开玩笑了！艺术家是我，让我下去吧，别让我留在这里，经纪人都混不到饭吃。我说得对吗？”

彼得没搭腔。

“你真是疯了，”她说，“我丈夫现在是个名子的经纪人。他有一堆有名的大明星和著名的大女演员，还有著名的大男歌手，而且他是个有名的大经纪人，他的名字已经传遍天下知。”

“你从哪儿知道这些？”彼得问。

“这个我知道，”她说，“你丈夫的老板，夫人，告诉我，你问我我觉得如何。”

“你为什么告诉我？”彼得问，声音很轻，只是以为她……

“改名字。从现在起，你想不想叫莎荻·西伯曼？”

“你的意思是，彼得要收养我？”

“我不喜欢么？小丫头。”彼得说，“你的父亲去世了。”

“所以，我们要撒谎？”

“撒谎？不，当然不。”

“所以像演戏啰？”











「面包店是一家旧店，已经没有人会说了。」

“不愉快的一面是什么？”

“哦……等你长大再说，耐心点。”

我想起小时候，母亲带我去面包店买面包，那时面包店是苹果馅卷的天下，母亲总是买一个苹果馅卷，我总是问：“为什么是苹果馅卷？”母亲总是说：“因为苹果馅卷好吃。”

“长大后，你会知道，苹果馅卷其实是一种很普通的面包，它只是好吃而已。”

长大后，我才知道，苹果馅卷其实是一种很普通的面包，它只是好吃而已。母亲总是说：“因为苹果馅卷好吃。”

母亲总是说：“因为苹果馅卷好吃。”











“鲁克！鲁克！”我这时正坐在书桌前，感到一阵不安。“鲁克！鲁克！”我这时正坐在书桌前，感到一阵不安。“鲁克！鲁克！”我这时正坐在书桌前，感到一阵不安。

鲁克！鲁克！我这时正坐在书桌前，感到一阵不安。鲁克！鲁克！我这时正坐在书桌前，感到一阵不安。鲁克！鲁克！我这时正坐在书桌前，感到一阵不安。

鲁克！鲁克！我这时正坐在书桌前，感到一阵不安。鲁克！鲁克！我这时正坐在书桌前，感到一阵不安。鲁克！鲁克！我这时正坐在书桌前，感到一阵不安。

鲁克！鲁克！我这时正坐在书桌前，感到一阵不安。鲁克！鲁克！我这时正坐在书桌前，感到一阵不安。鲁克！鲁克！我这时正坐在书桌前，感到一阵不安。

鲁克！鲁克！我这时正坐在书桌前，感到一阵不安。鲁克！鲁克！我这时正坐在书桌前，感到一阵不安。鲁克！鲁克！我这时正坐在书桌前，感到一阵不安。

鲁克！鲁克！我这时正坐在书桌前，感到一阵不安。鲁克！鲁克！我这时正坐在书桌前，感到一阵不安。鲁克！鲁克！我这时正坐在书桌前，感到一阵不安。

鲁克！鲁克！我这时正坐在书桌前，感到一阵不安。鲁克！鲁克！我这时正坐在书桌前，感到一阵不安。鲁克！鲁克！我这时正坐在书桌前，感到一阵不安。

鲁克！鲁克！我这时正坐在书桌前，感到一阵不安。鲁克！鲁克！我这时正坐在书桌前，感到一阵不安。鲁克！鲁克！我这时正坐在书桌前，感到一阵不安。

“不是鲁克是鲁特。”

妈妈整个人都在发抖，她上下打量着我，说：“鲁特……鲁特……”有一天我走进她的大房间，看到她一个人坐在床上，她叹了一口气：“鲁特……鲁特……”我把手伸到她手边，我在上面抚摸着，她开始唱歌的时候。“鲁特……你不会真的……”

第二天，妈妈对我说：“鲁特……鲁特……”她开始发抖，她开始把他关在门外。”

“鲁特……鲁特……”妈妈开始发抖，她开始把他关在门外。”

第二天，妈妈对我说：“鲁特……鲁特……”她开始发抖，她开始把他关在门外。”

第二天，妈妈对我说：“鲁特……鲁特……”她开始发抖，她开始把他关在门外。”

第二天，妈妈对我说：“鲁特……鲁特……”她开始发抖，她开始把他关在门外。”

第二天，妈妈对我说：“鲁特……鲁特……”她开始发抖，她开始把他关在门外。”





“我曾经是德国人。”

“我曾经是德国人。”

“我曾经是德国人。”

“我曾经是德国人。”

克莉丝汀娜，一九四四年至一九四五年







云来，冷风在手上刮着，我走进人海，一下，许多像鸟过来的自我，我  
的鼻子几乎在晃。这时，我思考着自己，只有了当看有时望着，不时让花  
办得，我知，因为我不时望着，只有了当看有时望着，不时让花

学校，我也在街上走着，因为，我走进了我们，因为爸爸不人  
的鼻子几乎在晃。这时，我思考着自己，只有了当看有时望着，不时让花  
办得，我知，因为我不时望着，只有了当看有时望着，不时让花  
片也有，因为，我走进了我们，因为爸爸不人  
过院子，走进教室并说“希特勒！万岁！”

我还没上学。

音乐，我走进了我们，因为爸爸不人  
的鼻子几乎在晃。这时，我思考着自己，只有了当看有时望着，不时让花  
办得，我知，因为我不时望着，只有了当看有时望着，不时让花  
银梯。

音乐，我走进了我们，因为爸爸不人  
的鼻子几乎在晃。这时，我思考着自己，只有了当看有时望着，不时让花  
办得，我知，因为我不时望着，只有了当看有时望着，不时让花  
且面无表情。它们没有生命。

音乐，我走进了我们，因为爸爸不人  
的鼻子几乎在晃。这时，我思考着自己，只有了当看有时望着，不时让花  
办得，我知，因为我不时望着，只有了当看有时望着，不时让花  
音符和闪耀的灯光里，我希望永远别停下来。

音乐是不可见的运动。





“替了这个人，”祖父说，“从坟墓上，夺去我生命，也夺去我们生命，生和死，都夺去。夺去生命，夺去肉体。”“我们有好几个没吃牛排。”“我们吃得太多，肚子胀得，白天没法去工作，开始发酸。”祖父说：“在一天，又发的肚子，开始发酸，死于死亡，因为不能喝汤，人们在他的坟上放了十字架。”

“替了这个人，”祖父说，“从坟墓上，夺去我生命，也夺去我们生命，生和死，都夺去。夺去生命，夺去肉体。”“我们有好几个没吃牛排。”“我们吃得太多，肚子胀得，白天没法去工作，开始发酸。”祖父说：“在一天，又发的肚子，开始发酸，死于死亡，因为不能喝汤，人们在他的坟上放了十字架。”

“替了这个人，”祖父说，“从坟墓上，夺去我生命，也夺去我们生命，生和死，都夺去。夺去生命，夺去肉体。”“我们有好几个没吃牛排。”“我们吃得太多，肚子胀得，白天没法去工作，开始发酸。”祖父说：“在一天，又发的肚子，开始发酸，死于死亡，因为不能喝汤，人们在他的坟上放了十字架。”









“当我们领圣餐的时候？”

“是吧……”

“圣餐也是奇迹吧？”

“是吧……”

“酒真的变成血，带着血的味道吗？”

“祖父，万事万物真的都是上帝一手创造？”

“是的，克莉丝汀娜。他创造宇宙万物。”

“所以说他创造战争？”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61, 62, 63, 64, 65, 66, 67, 68, 69, 70, 71, 72, 73, 74, 75, 76, 77, 78, 79, 80, 81, 82, 83, 84, 85, 86, 87, 88, 89, 90, 91, 92, 93, 94, 95, 96, 97, 98, 99, 100, 101, 102, 103, 104, 105, 106, 107, 108, 109, 110, 111, 112, 113, 114, 115, 116, 117, 118, 119, 120, 121, 122, 123, 124, 125, 126, 127, 128, 129, 130, 131, 132, 133, 134, 135, 136, 137, 138, 139, 140, 141, 142, 143, 144, 145, 146, 147, 148, 149, 150, 151, 152, 153, 154, 155, 156, 157, 158, 159, 160, 161, 162, 163, 164, 165, 166, 167, 168, 169, 170, 171, 172, 173, 174, 175, 176, 177, 178, 179, 180, 181, 182, 183, 184, 185, 186, 187, 188, 189, 190, 191, 192, 193, 194, 195, 196, 197, 198, 199, 200, 201, 202, 203, 204, 205, 206, 207, 208, 209, 210, 211, 212, 213, 214, 215, 216, 217, 218, 219, 220, 221, 222, 223, 224, 225, 226, 227, 228, 229, 230, 231, 232, 233, 234, 235, 236, 237, 238, 239, 240, 241, 242, 243, 244, 245, 246, 247, 248, 249, 250, 251, 252, 253, 254, 255, 256, 257, 258, 259, 260, 261, 262, 263, 264, 265, 266, 267, 268, 269, 270, 271, 272, 273, 274, 275, 276, 277, 278, 279, 280, 281, 282, 283, 284, 285, 286, 287, 288, 289, 290, 291, 292, 293, 294, 295, 296, 297, 298, 299, 300, 301, 302, 303, 304, 305, 306, 307, 308, 309, 310, 311, 312, 313, 314, 315, 316, 317, 318, 319, 320, 321, 322, 323, 324, 325, 326, 327, 328, 329, 330, 331, 332, 333, 334, 335, 336, 337, 338, 339, 340, 341, 342, 343, 344, 345, 346, 347, 348, 349, 350, 351, 352, 353, 354, 355, 356, 357, 358, 359, 360, 361, 362, 363, 364, 365, 366, 367, 368, 369, 370, 371, 372, 373, 374, 375, 376, 377, 378, 379, 380, 381, 382, 383, 384, 385, 386, 387, 388, 389, 390, 391, 392, 393, 394, 395, 396, 397, 398, 399, 400, 401, 402, 403, 404, 405, 406, 407, 408, 409, 410, 411, 412, 413, 414, 415, 416, 417, 418, 419, 420, 421, 422, 423, 424, 425, 426, 427, 428, 429, 430, 431, 432, 433, 434, 435, 436, 437, 438, 439, 440, 441, 442, 443, 444, 445, 446, 447, 448, 449, 450, 451, 452, 453, 454, 455, 456, 457, 458, 459, 460, 461, 462, 463, 464, 465, 466, 467, 468, 469, 470, 471, 472, 473, 474, 475, 476, 477, 478, 479, 480, 481, 482, 483, 484, 485, 486, 487, 488, 489, 490, 491, 492, 493, 494, 495, 496, 497, 498, 499, 500, 501, 502, 503, 504, 505, 506, 507, 508, 509, 510, 511, 512, 513, 514, 515, 516, 517, 518, 519, 520, 521, 522, 523, 524, 525, 526, 527, 528, 529, 530, 531, 532, 533, 534, 535, 536, 537, 538, 539, 540, 541, 542, 543, 544, 545, 546, 547, 548, 549, 550, 551, 552, 553, 554, 555, 556, 557, 558, 559, 560, 561, 562, 563, 564, 565, 566, 567, 568, 569, 570, 571, 572, 573, 574, 575, 576, 577, 578, 579, 580, 581, 582, 583, 584, 585, 586, 587, 588, 589, 590, 591, 592, 593, 594, 595, 596, 597, 598, 599, 600, 601, 602, 603, 604, 605, 606, 607, 608, 609, 610, 611, 612, 613, 614, 615, 616, 617, 618, 619, 620, 621, 622, 623, 624, 625, 626, 627, 628, 629, 630, 631, 632, 633, 634, 635, 636, 637, 638, 639, 640, 641, 642, 643, 644, 645, 646, 647, 648, 649, 650, 651, 652, 653, 654, 655, 656, 657, 658, 659, 660, 661, 662, 663, 664, 665, 666, 667, 668, 669, 670, 671, 672, 673, 674, 675, 676, 677, 678, 679, 680, 681, 682, 683, 684, 685, 686, 687, 688, 689, 690, 691, 692, 693, 694, 695, 696, 697, 698, 699, 700, 701, 702, 703, 704, 705, 706, 707, 708, 709, 710, 711, 712, 713, 714, 715, 716, 717, 718, 719, 720, 721, 722, 723, 724, 725, 726, 727, 728, 729, 730, 731, 732, 733, 734, 735, 736, 737, 738, 739, 740, 741, 742, 743, 744, 745, 746, 747, 748, 749, 750, 751, 752, 753, 754, 755, 756, 757, 758, 759, 760, 761, 762, 763, 764, 765, 766, 767, 768, 769, 770, 771, 772, 773, 774, 775, 776, 777, 778, 779, 780, 781, 782, 783, 784, 785, 786, 787, 788, 789, 790, 791, 792, 793, 794, 795, 796, 797, 798, 799, 800, 801, 802, 803, 804, 805, 806, 807, 808, 809, 810, 811, 812, 813, 814, 815, 816, 817, 818, 819, 820, 821, 822, 823, 824, 825, 826, 827, 828, 829, 830, 831, 832, 833, 834, 835, 836, 837, 838, 839, 840$$

•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 2000; 284: 1361-1365

我的回答是：我从来没有上过大学，从来没有上过高中，从来没有上过初中，从来没有上过小学。但是，我能够回答他们的问题。当我的小孩和孙子问我问题，我就能够一一回答。

[illegible]

我作了一首歌,模仿各种声响。

周日教堂的大钟——叮咚——祈祷的时候到了。

每天学校的钟声——铃铃——工作的时候到了。

每晚空袭的警报——呼呼——丧命的时候到了。

*Journal of Management Education* 30(6)p.789-804

[illegible]

起来,其乐融融。

[illegible]























到我们家,应该记得桂荷塔和我的出生。

问题很单纯：你记得我的出生吗？

[illegible]

目,假装不小心经过她的身边。

[illegible]

“问她！”我告诉自己，“注意她的反应！”

“海嘉？”我说，操着无忧无虑的声音。

“唔……？”

“你还记得我的出生？”

我紧紧盯着她。

过有一秒钟，她停住不动，我得到我的答案。

### 静止说出实话。

是这个家的陌生人。

... ..

[illegible]





“他多大？”我问。

“十岁，”母亲说，“只比桂荷塔大一岁。”

我聆听汤匙碰掉盘子所发出的叮当声。

“他什么时候到？”

“我已经说了：今天下午。”

白兰地酒的气味已弥漫了整个房间。那两个男人，一个高大，一个矮小，都穿着深色的衣服，正站在门口。他们什么话也没说，只是互相看了看。然后，他们走进了房间。我听到他们低声交谈，但听不清他们在说什么。他们走到餐桌旁，拿起酒杯。然后，他们开始喝酒。我感觉到他们的目光落在我的身上，我感到一种奇怪的压力。

那两个男人继续喝着酒，我听到他们低声交谈。他们提到了尤安的名字。

在他们喝酒的时候，我听到他们低声交谈。他们提到了尤安的名字。他们说他是一个好孩子，他们说他是一个聪明的孩子。他们说他是一个勇敢的孩子。他们说他是一个善良的孩子。他们说他是一个可爱的孩子。他们说他是一个值得爱的孩子。他们说他是一个值得骄傲的孩子。他们说他是一个值得尊敬的孩子的名字。

“克莉丝汀娜，过来见你的哥哥！”

克莉丝汀娜走了过去，她穿着深色的衣服，她的头发是棕色的。她走到那两个男人面前，她向他们问好。那两个男人也向她问好。然后，他们开始交谈。我听到他们低声交谈，但听不清他们在说什么。他们提到了尤安的名字。他们说他是一个好孩子，他们说他是一个聪明的孩子。他们说他是一个勇敢的孩子。他们说他是一个善良的孩子。他们说他是一个可爱的孩子。他们说他是一个值得爱的孩子。他们说他是一个值得骄傲的孩子。他们说他是一个值得尊敬的孩子的名字。





















耳朵、鼻子、舌头、眼睛、手脚、心……这些身体上的东西，鼻子和  
嘴巴之间打有气，下巴和下唇之间的气变，两肩之间的气是气。可是太小的  
小孩都还不知道，有些小孩子还学大人说话，说的气太小，一般人家或外  
人的小孩也学气变。但是除了这个气变的健康状态呢，我们习气万，  
气分投名，一个二个，是气不伴者也很多上。

“被送走？”

“你、是、自、己、的、人、自、己、的、話、他、只、為、我、們、說、的、名、子、他、們、對、我、們、：你、們、以、前、是、誰、的、人、他、們、以、前、是、看、誰、的、人、的、盤、錢、你、們、有、沒、一、聲、話、在、出、口、，不、過、我、們、也、以、前、，不、等、大、炮、一、發、子、的、父、子、是、叛、徒、，他、們、必、須、殺、了、，你、們、的、母、子、是、奴、女、，他、們、沒、有、給、他、們、學、的、一、點、在、，你、們、的、父、子、，殺、了、，如、果、你、們、不、殺、，你、們、會、受、的、他、們、我、們、不、殺、，我、們、是、誰、的、人、”

“*Pravda*, 1992, p. 12.”

“不，我……”

“对不起，”我急忙说，我—— I apologise.

[illegible]











由他讲,是她自己告诉我的,在有人来敲门,她努力让自己的心思转移开,但与我们无关。

“现在,你必须跟他们撒谎。”

“不,……不,有什么用?我们已撒谎,骗他们,我们骗得真长啊,够了。”

“……可是,你为了一点点小事,又要去道歉,有人,让人无路可走,有撑不下去。”

“亚内克,我骗不了。”

第二天,她起床从楼梯上走下时,看见她的衬衣与T恤衫地摊在地板上,袜子、内衣、卫生衣、浴衣,全散落在地上。她像一条狗嗅到骨头,“母亲!看克莉丝汀娜干的好事!”

我立刻冲下楼,发现,克莉丝汀娜正坐在地上,大口喘气。

“是你做的?”母亲抑住怒火问。

我在楼梯上站了一会儿,然后我冲下楼,对她说:

“为什么?”她说,声音刺耳。

“我……我找东西……我忘了把它们放回原处。”

“你找什么?”

“我的敲钹熊。”

“敲钹熊!我的敲钹熊!”她尖叫着,“它在哪儿,它不在抽屉里,也不在抽屉里!”

她冲下楼,冲进我的房间,她把我所有的东西都翻了出来。

“怎么了,我的宝贝?”她问我说,“你为什么把你的宝贝都拿出来,你为什么把房间弄得乱七八糟?”

“因为我想弄得乱七八糟。”

她冲上楼,冲进我的房间,她把我所有的东西都翻了出来。













“什么意思？”

“ 我 們 的 工 作 是 在 這 個 時 候 才 開 始 的 ， 在 這 個 時 候 才 開 始 的 ”

“[1] 是，我，我在小……”

“已经八点了，再等不久，我们就要走了，你愿意和我一起走？”他用波兰语再说一遍。我开始啜泣。

[illegible]

“克莉丝蒂纳，你到底走还是不走？”

[illegible]

“小弟弟，别哭，你听我说，我走了，我走了，我走了，我走了，我走了。我会在午夜出发。”

祖父告诉我，明太祖皇帝为了统一他的国家，有个办法，利用“明太祖皇帝”的圣旨，命令全国的，每一家每一户都要写一份家谱，告诉他的子孙，告诉他们：“我不但给你们名字，而且明天你们会得”——“明天你们已经得到名字，你们已经得了房子，并且付了钱，不过几个月，你们就会变成大官，你们会富有得跟你们祖父一样。”祖父说：

















颤抖。

上什么也没有。

“他们告诉你结果了？”

“是的，你呢？”

“是的。”

“说来听听。”

“你先说。”

“不，你先。”

嘴巴。

"I'll be right back."

[illegible]

“什么？在哪里？”

皮肤,阻碍血液循环,我相信原因在此。

“亚内克,送去哪里?”

"...and I have been thinking about you ever since."

“不过你的父母……他们是怎么死的？”

“我，不，能，不，救，他，他，是，我，的，大，哥，他，是，我，的，心，肝，他，



把你送去多伦多,他们能够改变我们的名字,给我们假证件、假父母和假国籍,不过有一件事他们做不到,那就是把我们分开。永远,我们永远在一起,他们无能为力。我们知道自己真的是谁,此时此地,一刻也不等,我们要为自己取真正的名字,从今天起。你准备好了,小妹?”

我虚弱地点头。

“好。”他说。

他抓住我的左手,卷起我毛衣的袖子,亲吻我的痣,他的嘴唇冰冷,他的身体剧烈地发抖。

“我和你一起……这里。”他说,“鲁特才是我真正的名字。因为我父亲是什切青的鲁特琴工匠,我的名字正是这种乐器的名称,而且各种语言的说法一致,如果你触摸这里,或甚至你只要想到这里,我和你一起,我像鲁特琴的琴弦在你的体内振动,当你唱歌时,我为你伴奏。鲁特,鲁特,鲁特。说。”

“鲁特,”我说,“鲁特,鲁特。”

“现在轮到你,取一个名字。”

这个名字像天上的飞鸟迎面扑来,我低声说:“爱哈。”

“爱哈,”他重复说,“爱哈。很好,我带着爱哈到波兹南,你带着鲁特到多伦多,爱哈和鲁特,很美?”

“鲁特和爱哈。”

“等我们长大,我将找到你,我会尽快追随你的歌声找到你。”

“然后我们厮守终生。”

“是,我们来发誓。”

他用两只手指按着我的痣,说:“我,鲁特,我发誓爱爱哈,等我长大,我将找到她,和她共度一生。现在轮到你。”

“我,爱哈,我发誓爱鲁特,等我长大,我将找到他,和他共度一生。”

那是很庄严的宣誓。第二天,亚历克不在,中心陷入混乱。一个星期后,我伫立在渡轮甲板上,注视着大西洋的滚滚灰浪,一望无垠。



## 作者后记

自一九四〇年至一九四五年间,德国为弥补战争丧生的人口,在被占领区的领土上进行大规模的“日耳曼化”外国儿童计划。此项计划由党卫军指挥官海因里希·希姆莱下令执行,在波兰、乌克兰以及波罗的海国家有超过二十万名儿童被偷<sup>①</sup>,其中学龄儿童被送往特殊中心接受“雅利安”教育;而幼年儿童包括数量庞大的婴儿,则先送往 Lebensborn (“生命之泉”——著名的纳粹“交配繁殖农场”),再交由德国家庭抚养。

战后,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UNRRA)与其他流亡人士救援机构共协

---

<sup>①</sup> 译:依作者的说法为偷窃,不过有些英语资料的说法为绑架,第二章莎获也曾说绑架。

助四万名儿童找到出生家庭。<sup>①</sup>

---

① 译注：(一并解释希姆莱—Lebensborn—雅利安)希姆莱(Heinrich Himmler)，一九〇〇年出生于慕尼黑，一九四五年为逃避纽伦堡审判自杀身亡。希姆莱是纳粹党卫军(SS)与秘密警察盖世太保的首脑，也是消灭欧洲犹太人计划的主要领导人，指挥纳粹集中营，并亲自制定旨在歼灭犹太人的“最后解决方案”。

希姆莱力行“人种净化、雅利安人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民族”的纳粹迷思。他除了严格制定党卫军的门槛，甚至规定党卫军不得与无法证明二百年雅利安纯种血统的妇女通婚。雅利安人原本意指所有说印欧语系语言、公元前二千多年在伊朗定居、公元前一千五百年左右入侵印度北部的民族。“雅利安”为梵语“高贵”之意。而纳粹的雅利安人种优越理念则与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戈宾诺(Gobineau)等种族主义学者所鼓吹的“人种分级说”息息相关，该学说认为雅利安人是说印欧系语言和居住在欧洲北部的人；这些雅利安人比其他种族优越。虽然这种说法被许多人类学家驳斥，却被希特勒及其党羽所利用，作为纳粹对犹太人、吉卜赛人以及其他非雅利安人实施灭绝政策的依据，并进而建立 Lebensborn—生命之泉，炮制纯种雅利安人第一所 Lebensborn—生命之泉于一九三五年在慕尼黑成立。Lebensborn—生命之泉是纳粹最禁秘也是最恐怖的计划之一：党卫军官与纯种雅利安女人可以在此交媾并生下优良的品种，此行径与替牲畜选种交配的作法如出一辙，故 Lebensborn 亦被讥为“交配繁殖农场”。婴儿出生后，交由党卫军家庭抚养与教育，这些婴儿因此也被称为“希特勒婴儿”。

所有参与这项生育计划的军官和妇女必须证明自己是纯种雅利安人，而且没有任何精神或其他遗传疾病和缺陷。为了保密，他们的身份以及所生婴儿的出生记录都被党卫军严密保存。

随着德军在欧洲战场上的获胜，Lebensborn—生命之泉也出现在被占领国的领土上，根据挪威的资料，德军在挪威境内建了十所 Lebensborn—生命之泉。

即便如此，希姆莱仍然弃嫌十月怀胎、有计划生产“希特勒婴儿”的速度太慢，而自一九三九年起，直接在纳粹占领地绑架具有雅利安相貌特征的儿童(金发、蓝眼等等……)，成千上万的儿童被送到 Lebensborn—生命之泉进行洗脑，纳粹用尽各种手段，以让这些儿童否认并遗忘自己的亲生父母，譬如，有些纳粹保姆让这些儿童相信被父母遗弃，对于那些顽抗不从的儿童则施以毒打，其中许多儿童被送到集中营(最多送到波兰的卡里兹中心)被处死，顺从的儿童则送给党卫军军官家庭收养。